# 詩經通論

# 詩經通論卷五

新安首源姚際恆著
韓城寶珊王篤校訂

## 王

集傳曰自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按此乃歷來相傳舊說也孔子曰雅頌各得其所夫雅之所得則風之所亦得風雅自有定體其體風卽系之風其體雅卽系之雅豈以王室卑之故不爲雅而爲風也

苟以王室卑之故不為雅而為風則豈各得其所之謂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本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本韻）悠悠蒼天此何人（本韻）哉（與下同也）○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本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本韻）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小序謂閔宗周按史載箕子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一商一周何以皆托黍稷爲辭豈周襲商乎非也按尚書載箕微之語皆甚拗曲不順不應作此平易歌辭是此詩本爲閔宗周作而後人倣之僞爲箕子之歌耳若夫小序則又泥箕子之歌爲說而偶中者耳

劉向新序謂衛伋見害弟壽閔之爲作憂離之詩以求之無稽之甚而相傳韓詩云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之不得憂懣不識

于物視彼黍離離然反以爲稷之苗曹植
亦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
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詩此亦與伋
壽事相類皆依託妄言而僞說本之亦以
爲尹伯封作又稍變其意以合序說謂秦
逐犬戎平王命尹伯封犒秦師過故宗廟
宮室而作說詩者牛鬼蛇神至此而極矣
黍稷並言黍同而稷異說者以稷之苗穗
實爲歷時所見行役之久嚴氏駁之曰使
果爲行役之久不應黍惟言離離也不知

毛傳已言之其曰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苗之穗之實矣何玄予且曲爲實之曰黍有早晚三輩則當離離時而或植稷之苗稷之穗稷之實殊鑿又韓詩以爲覩黍爲稷亦鑿大抵此爲一時所賦稷之苗穗實合初終言以取變文換韻而黍爲首句不變與他篇格調多同何必泥耶且寫黍稷處亦正見錯綜法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句法錯落）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illegible]○落○俊○人○眞○）

情○遠○境○

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本韻賦也下同○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本韻

此一句鬬上下上同

此婦人思夫行役之作僞說謂戍申者之妻所作雖鑿而亦略近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本韻其樂只且賦也下同○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本韻其樂只且

大序謂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此此据招之一字爲說臆測也集傳謂疑亦前篇婦人所作此据房之一字爲說更鄙而稚大抵樂必用詩故作樂者亦作詩以摹寫之然其人其事不可考矣

史記稱晏子御意氣陽陽甚自得葢本此後作揚揚房疑卽房中之樂敖未詳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本韻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本韻哉與而此也下同○揚之

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本韻]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又叶韻]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本韻]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据序謂刺平王使民戍母家其民怨之而作此詩集傳因謂申侯為王法必誅及謂平王與申侯為不共戴天之仇此等語與詩旨絕無涉何嘵嘵為然据二三章言戍甫戍許則序亦恐臆說申侯為平王母舅甫許則非安得實指為平王及謂戍母家

乎孔氏解之曰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按詩于閒文自多變換戍甫戍申乃實事也亦可變換然耶否耶吾不得而知之也

彼其之子鄭氏謂處鄉里者歐陽氏謂國人怨諸侯不戍申皆可通集傳謂指室家則謬矣

中谷有蓷毛傳曰草也鄭氏以爲蒲柳屬木非草矣集傳從鄭非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本韻矣與也下同○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从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本韻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本韻矣

此詩閔婦人遭飢饉而作故云有女集傳謂婦人自作絕不類

仳離仳字未詳合來恐只是流離失所之義毛傳訓爲别按别别離以後人語未可以

仳之音近别而遂爲别也孔氏曰以仳與
離共文故知當爲别義如此說其無確義
可知因以仳離爲别離故以爲夫棄其妻
其實不然愚意此或閔嫠婦之詩猶杕詩
所謂無食無兒一婦人也先言艱難夫貧
也再言不淑夫死也禮問死曰如何不淑
末更無可言故變文曰何嗟及矣乾脩濕
由淺及深歎歗泣亦然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

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音訛本韻。比而賦也下同○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本韻○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本韻

歐陽氏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謂昔尚世無事閒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謂今時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于羅網也按以一人比兔又比雉似未安蘇氏曰兔狡而難取雉介而易執世亂則輕狡之

人肆而耿介之人常被其禍亦求之過深作此詩者大抵軍士若桓王好戰伐國名爲合從賓無肯爲王出力者故以兎比他國之卒以雉自比歟吪字從口從言之訛亦同小雅或寢或訛卽此吪方寤動而有聲也無吪不言之意無覺不見之意無聰不聞之意凡人寤則憂寐則不知故願熟寐以無聞見奇想奇語較苕之華不如無生自勝多矣集傳句句增出死字大失詩旨絕不成語此詩不欲爲不如無生之直

卒而集傳偏以不如無生意解之是可笑也

繻葛之戰以前周室尚無事自是而桓文迭興霸升王降天下大亂矣詩人以我生初後爲言此詩史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本韻也下同○興○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本韻○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

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本韻

序必謂刺平王棄其九族甚無據且如鄭氏謂平王以他人之父為父固覺突然嚴氏為之解曰言王終遠我兄弟者謂父是他人之父乎不然胡為不顧我也于亦字亦不協不若依集傳作民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解較可

以三章之義例之則由父而母由母而昆也以三章皆有終遠兄弟一語例之則末章乃直敘一章二章因昆而先及父母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本韻兮興也下同○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本韻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本韻兮

小序謂懼讒無據且謂一日不見于君便如三月以至三歲夫人君遠處深宮而人臣各有職事不得常見君者亦多矣必欲日日見君方免于讒則人臣之不被讒者幾何豈爲通論集傳謂淫奔尤可恨即謂婦人思夫亦奚不可何必淫奔然終非義

之正當作懷友之詩可也

葛月蕭秋艾歲本取協韻而後人解之謂葛生于初夏採于盛夏故言三月蕭採于秋故言三秋艾必三年方可治病故言三歲雖詩人之意未必如此然亦巧合太有思致歲月一定字樣四時而獨言秋秋風蕭瑟最易懷人亦見詩人之善言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本韻○賦也下同○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

予不奔本韻○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本韻

小序謂刺周大夫大序謂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頗為迂折且夫婦有別豈異室之謂乎古大夫何為使夫婦異室也集傳謂周衰大夫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然于同穴之言不可通淫奔苟合之人死後何人為之同穴哉此目睫之論也季明德謂棄婦誓死不嫁之詩然以爾與子

皆指其夫思夫自可何云畏而不敢乎僞傳說皆以爲周人從軍訊其室家之詩似可通爾指室家子指屯之者奔逃亡也

一章大車牛車毳衣毛布衣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本韻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本韻下同將其來食韻本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珮玖本韻

小序謂思賢可從愚按此詩固難解然留

字是留住之留子嗟子國子字卽下之子
之子之子旣非人名則子嗟子國亦必非
人名嗟國字只同助辭葢詩人意中必先
有麻麥字而後以此協其韻也意謂丘園
之中有麻麥李彼且留而不出故望其來
施施與來食而彼且不棄我貽我以佩也
當時作詩者婦人孺子皆有之故間有趁
韻者此等處正不必強解耳拘儒不知此
意必欲執泥求解是自惑矣如鄘風之孟
弋孟庸鄭風之子充亦皆是也如此說詩

千古無敢者然請玩此此篇末章之子二字則上二章子字自可明子字既明則餘字只爲助辭其非共子字爲人名亦自可明矣此可爲知者道耳毛傳以留爲姓以子嗟子國爲名子嗟爲子子國爲父之子又爲子集傳則不從其姓從其名之子謂并指上二人皆迂折武斷無理且集傳謂婦人望其所與私者一婦人望二男子來不知如何行淫法言之大汚齒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 鄭

緇衣之宜兮敝一字句予又改爲本韻兮適子之

館兮還。一字句 予授子之餐本韻兮賦也下同○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本韻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本韻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餐兮

予嘗謂解經以後出而勝斷爲不誣如此詩序傳皆謂國人美武公集傳詩緝皆從之無異說自季明德始以爲武公好賢之詩則改衣適館授餐皆合不然此豈國人所宜施于君上者哉說不去矣何玄子又以爲武公有功周室平王愛之而作此詩

若是第以其德已也私也豈得謂之好賢

乎

緇衣下加敝字適館下加還字妙有層次

亦使文不排熟

緇衣三章章四句當作章六句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二○右○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一○右○

畏我父母本韻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本韻

也賦也下同○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

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本韻仲可懷也諸兄之言

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

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本韻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小序謂刺莊公予謂就詩論詩以意逆志無論其爲鄭事也淫詩也其合者吾從之而已今按以此詩言鄭事多不合以爲淫詩則合吾安能不從之而故爲强解以不合此詩之旨耶其曰豈敢愛之語氣自承上折杞言今以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爲比謂無與我家事無害我兄弟也莊公與弟共叔段以豈敢愛之畏我父母爲賦謂我豈敢

愛弟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然則
豈有比賦相連爲辭之理乎是豈敢愛之
明接上文謂豈敢愛此杞不得以爲比昭
然矣且以仲可懷爲祭仲之言可懷既必
增之言二字非語氣而懷字亦不穩切諸
家主此說者嚴氏最爲委曲以求合其曰
公非拒祭仲也國人知公與祭仲有殺段
之謀乃反其意設爲公拒祭仲之辭以諷
之又曰公未嘗有是言也而詩人代公言
之若謂公縱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諷

諫也如此此爲辭可謂迂折之甚矣

此雖屬淫然女子爲此婉轉之辭以謝男子而以父母諸兄及人言爲可畏大有廉恥又豈得爲淫者哉

季明德曰篇內言折謂因踰牆而壓折非采折之折此解尤明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也本韻下同○賦○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本韻○叔適野巷無服

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本韻

小序謂刺莊公篇中絕無刺莊公之意大序于下篇謂叔不義而得衆尤非旣不義矣安能得衆乎集傳本之以爲不義得衆國人愛之而作按莊公入京京人卽畔叔左傳曰京叛大叔段是也是必其多行不義民人怨之可知乃云得衆人愛可乎大抵以此詩主叔段者第以叔之一字耳然何可泥也如必欲泥叔字則謂叔之左右近習之人美之始得一切不義得衆之說

删去可也餘說見下篇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此章言暴虎夾入規戒）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語意）本韻下同賦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本韻叔善射忌（此章言射御詞調工絕）又良御本韻忌抑磬控忌抑縱送本韻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本韻叔馬慢忌（此章言射態描摹尤妙）叔發罕本韻忌抑釋掤忌抑鬯弓本韻忌

匡衡封事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匡稱善說詩者不曰叔段而曰國人然則此兩篇亦未必爲叔段矣

兩馬在車中曰服在旁曰驂首章以執轡藏兩服二字

描摹工盬○鋪張亦復淋漓盡致○便爲長楊羽獵之祖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本韻○賦○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也下同

河上乎逍遙（本韻）○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本韻）

据左傳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是時師已潰散而賦詩者猶爲此言可見詩人之意微婉如此使非傳有明文豈能知爲春秋鄭棄其師之事哉于此見釋詩之難也

彭消軸必非地名不可泥在字彭說文鼓聲又齊風行人彭彭小雅出車彭彭皆作衆意未詳孰是軸車軸也左旋右抽及中

軍止言兵車故上言在軸消未詳

淸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本韻

○賦也下同○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本韻○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本韻

此鄭人美其大夫之詩不知何指也

一章侯韓詩云美也此即諸侯之侯當時稱諸侯者亦取美義也○三章三英自是裘飾如紈緎之類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寁故。本韻也賦也下同○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䰟兮不寁好。本韻也

序謂君子去莊公無據集傳謂淫婦爲人所棄夫夫既棄之何爲猶送至大路使婦執其祛與手乎又曰宋玉賦有遵大路攬予袪之句亦男子相悅之辭也然則男女相悅又非棄婦矣且宋玉引用詩辭豈可据以解詩乎然其不以男子相悅道于前

者以男女不應于大路爲私也然則亦何以置于後乎

此只是故舊于道左言情相和好之辭今不可考不得强以事實之

執袪言故執手言好下字不失分寸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本韻○賦○弋讀言加之與子宜本韻之宜讀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本韻○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叶韻

或謂貽（叶紫栽之音）字之誤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本韻）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本韻）之

只是夫婦幃房之詩然而見此士女之賢矣

一章

古來以地支紀時故曰雞鳴曰昧旦曰明星有爛皆指時言也小星不見爲卯詩不言小星不見而言明星有爛妙筆女曰雞鳴蚤矣士曰昧旦則稍遲矣女于是促之以興而視夜則又遲矣此賢婦也將翱將翔指鳧鴈言鳧鴈宿沙際蘆葦中亦將翱

起而翱翔是可以弋之之時矣此詩人間筆涉趣也○二章加籩豆有加之加指熟薦鳧鴈也故根弋字來宜宜于食也既食而飲酒故根宜字來既飲酒而琴瑟間作乃見其莫不靜好矣○三章見不止于閨房之雍和已也其好賢用以遺贈之具婦亦有以成之如此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顏○華○一○筆○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本韻○賦也下同○有女同車顏

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本韻

小序謂刺忽必不是解者因以同車爲親迎然親迎豈是同車乎明係曲解且忽已辭昏安得言親迎耶又謂孟姜爲文姜文姜淫亂殺夫幾亡魯國何以贊其德音不忘乎孔氏謂前欲以文姜妻之後又欲以他女妻之他女必幼于文姜而經謂之孟姜者刺忽應娶不娶何必實賢實長也此依大序謂忽有功于齊故又謂非文姜其

周章無定說如此詩人之辭多有相同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豈亦文姜乎是必當時齊國有長女美而賢故詩人多以孟姜稱之耳若集傳謂淫詩更不足辨

舊解以上有女與孟姜爲一人嚴氏謂其文重複當爲兩人然其解仍依舊說季明德謂同車爲親迎之從嫁者孟姜指適夫人也其說存之

以其下車而行如聞其佩玉之聲故以將翺將翔先之○善于摹神者○翺翔字從羽故

上詩言鳧鴈。此則借以言美人。亦如羽族之翺翔也。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洛神賦若將飛而未翔。又翩若驚鴻。又體迅飛鳧。又或翔神渚。皆從此托出。

右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本韻也。〇比而賦下同〇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本韻

小序謂刺忽太序謂厥美非美然皆影響之辭大序意以若不類忽辭昏事因云所

美非美則用人亦可通之故後人多作用人解然則以上篇爲辭昏者其非確亦可知矣集傳以序之不足服人也于是起而全叛之以爲淫詩則更妄矣

扶蘇毛傳謂小木非也蓋謂枝葉扶蘇乃大木也扶蘇橋松比子都子充荷華游龍比狂狡義甚明然人不敢爲此解者以荷華亦隹卉也（宋儒尤重之以周茂叔有愛蓮說也）不知詩意只以在山之高大者喻美在隰之卑弱者喻不美初未嘗拘自解者拘之于是不得

不以扶蘇爲小木而以喻不美以荷華喻美下章則又以橋松喻美以游龍喻不美使山隰倒置比物錯互非也子都必古之美人故孟子曰子都之姣子充恐只是趁下童字韻不必亦爲古之美人觀子都下以且字助辭趁韻亦可悟童字上以充字趁韻矣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本韻

○比而賦也下同○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

倡予要本韻女

小序謂刺忽無據集傳謂淫詩尤可恨何元子曰女雖善淫不應呼叔兮又呼伯兮殆非人理言之汙人齒頰矣

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于國其附之者亦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茍倡之予將和女蓋有異志矣此說可存愚按或謂賢者憂國亂被伐而望救于他國亦可邶風旄丘亦有叔兮伯兮是也

倡和成語倡要則否蓋爲協漂字耳觀此

當信予謂詩有趁韻之說矣

蘀兮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本韻）兮（賦也下同）○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本韻）兮

小序謂刺忽呼君為狡童似未安或謂刺祭仲祭仲此時非童也前人已辨之此篇與上篇皆有深于憂時之意大抵在鄭之亂朝其所指何人何事不可知矣

二章不與我食此句難通蓋以世無人怨不

與我食者毛傳謂不與賢人共食祿然則
賢人豈有以不食祿懟君之理即不食祿
懟君豈得爲賢且既不食祿又何必如此
憂時困苦以至寢食俱廢耶嚴氏不從以
爲共食則可以從容謀事亦甚牽强蓋皆
不知詩人之意隨筆轉換絶不拘泥繩束
似後人爲文此即承上章不能餐來不能
餐猶之不與我食也上章言不能餐指飲
食此章言不能息指起居猶言寢食俱廢
也只重上章不與我言以至寢食俱廢之

義其不與我食只順下湊合成文勿爲所
瞞方可謂之善說詩
史載箕子麥秀歌襲此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本韻狂童之狂也且無韻下同賦也下同○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本韻狂童之狂也且
舊解皆謂忽突爭國國人思大國正已狂童指突其不指忽者以忽爲世子嗣位其立也正國人初不怨之且猝長于

突不得為童又國人不得稱君為狂童也後人以集傳言淫詩之妄也故多從之然其實不然春秋突以桓十五年奔蔡其年冬公會宋公衞侯陳侯于袲伐鄭十六年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左傳曰謀伐鄭將納厲公也是諸侯皆助突伐忽今乃謂國人怨突篡國而望他國來見正豈非夢語耶且士字亦說不去或謂童指祭仲尤謬不辨又或者仍惑集傳以為淫詩按左氏鄭六卿餞韓宣子而子太叔賦之豈敢以本國之淫詩贈大國之卿哉必不

然矣因嘆序說思見正本循韓宣子子太叔之言而云而集傳以爲淫詩又不一顧之皆非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本韻兮賦也下同○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本韻兮○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本韻○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本韻

此女子于歸自咏之詩俟巷俟堂男子親

迎也女子在房觀之悔不能送將也于是復自言其登車之時衣錦衣錦裳且有加衣如此叔伯指送者士昏禮有送者不必定是兄弟即送者之長幼言也而乃駕予而行以歸之矣何元子曰朱子謂婦人與男子失配既乃悔之而作則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乃具禮服以待車馬者乎且堂上非所私之地既稱伯又稱叔何所私之衆哉

丰四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本韻人○在○室○中○何○分○遠○與○妙

○興也義請參下同○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本韻

此詩自序傳以來無不目為淫詩者吾以為貞詩亦奚不可男子欲求此女此女貞潔自守不肯苟從故男子有室邇人遠之嘆下章不我即者所以寫其人遠也女子貞矣然則男子雖萌其心而遂止亦不得為淫矣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較論語所引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所勝為多彼言室遠此偏言室邇而以遠字屬人靈心妙手又入字中不露一思字乃覺無非思尤妙思字于下

章始露之子不我卽正釋人遠又以見人遠之非果遠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本韻下○興也○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本韻○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本韻

小序謂思君子此何必言

喈爲衆聲和初鳴聲尙微但覺其衆和耳再鳴則聲漸高膠膠同轇高大也三號以

後天將曉相積不已矣如晦正寫其明也、惟其明故曰如晦惟其為如晦則淒淒瀟瀟時尚晦可知詩意之妙如此無人領會、可與語而心賞者如何如何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本韻○賦也下同○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本韻○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本韻兮

小序謂刺學校廢無據此疑亦思友之詩

玩縱我不往之言當是師之于弟子也禮
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是也又禮云父母
在衣純以青故曰青衿其于佩亦曰青青
者順承上文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
人之言人實迋女本韻○興而比也下同○揚之水不
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本韻

序謂閔忽之無忠臣曹氏曰左傳莊十四

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爲鮮然則非閔忽詩明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妙衣○飾○綦巾聊樂我員本韻也下同○賦○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本韻

小序謂閔亂詩絕無此意按鄭國春月士女出遊士人見之自言無所繫思而室家

聊足與娛樂也男固貞矣女不必淫以如
雲如荼之女而皆謂之淫罪過罪過人孰
無毋妻女哉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
逅相遇適我願兮本韻與也○野有蔓草零露
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淸揚邂逅相遇與子偕
臧本韻
小序謂思遇時絕無意或以爲邂逅賢者
作然則賢其淸揚婉兮之美耶

此似男女及時昏姻之詩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本韻）兮女曰（詩中）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本韻）洧之外洵訏且（叙斷若拙奇此亦士節）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本韻賦也下同）○溱與洧瀏其淸兮士與女殷其盈（本韻）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序謂淫詩此刺淫詩也篇中士女字甚多非士與女所自作明矣

集傳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此本後漢書薛君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于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韓詩傳亦云之按此即所謂祓禊乃起于漢時後謂之修禊事今以言詩盡附會之說也又秉蕑者禮內則佩帨茝蘭男女皆佩容臭也秉者身秉之不必定是手執也集傳以秉蕑爲采蘭尤謬蘭生谷中豈生水中乎且手中既秉蕑又秉勺以贈亦稠疊

不合矣又謂勺藥香草也亦謬勺藥卽今
牡丹古名勺藥自唐元宗始得木勺藥于
宮中因呼牡丹詳見予庸言錄其花香根
葉不香何得混云香草乎又名以藥者其
根藥中用此甚廣故獨擅藥名卽今所謂
白芍也漢人醫方有白芍無牡丹皮其丹
皮亦唐後醫方始見之或曰芍藥善理血
爲婦人要藥故以贈之又鄭卽今河南地
今河南牡丹甚多蓋古時已然故詩人所
咏及之焉

歴觀鄭風諸詩其類淫詩者惟將仲子及
此篇而已將仲子爲女謝男之詩此篇則
刺淫者也皆非淫詩若以其迹論召南之
野有死麕邶風之靜女鄘風之桑中齊風
之東方之日亦孰非鄰于淫者何獨咎鄭
也蓋貞淫間雜採詩者皆所不廢第以出
諸諷刺之口其要旨歸于思無邪而已且
鄭詩之善者亦未嘗少于他國也緇衣之
好賢羔裘之美德尚矣女曰雞鳴大有脫
簪之風出其東門亦類漢廣之義率皆嚴

氣正性奚淫者有特以陋儒誤讀魯論放鄭聲一語于是堅執成見曲解經文謂之淫詩且謂之女惑男直是失其本心于以犯大不韙爲名教罪人此千載以下人人所共惡者予更何贅焉特自作序者固哉爲詩必欲切合鄭事夫言詩而有關國是疇不願之然其如不類何故予謂漢儒言詩不類以致宋儒起而叛之于是肆其邪說無所忌憚予固不慊漢儒言詩不類慨其言詩不類使後人一折而入于淫耳予

讀鄭風諸篇于漢宋之儒不能無三嘆焉
然漢儒之誤也猶正宋儒之誤也則邪宋
儒之罪實浮于漢儒多矣或曰子旣兩不
許可何以多無說處此曰生數千載以下
必欲妄解數千載以上之詩是仍踵漢宋
之餘習不則且爲明之豐坊何楷也吾不
敢也故寧甘寡昧所不得辭後之人亦可
諒予志矣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 詩經通論卷六

新安首源
韓城寶珊　訂

##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本韻

賦也下同○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本韻○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本韻例韻字句

序謂思賢妃刺哀公朱鬱儀謂美乙公之王姬僞說謂衛姬勸桓公衆說不一皆無

確据然則序亦安可從也

此似刺齊侯之詩嚴氏謂上二章太史奏雞鳴公乃謂此非雞之鳴是蒼蠅之聲耳以見其荒淫昏亂似是二章放此三章爲語其所昵之辭亦可通舊說皆謂三章爲賢妃之辭匪雞則鳴忽下斷語又稱君爲子皆未安

此詩大旨予從嚴氏若夫嚴氏曰舊說以爲古之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

之前無蠅聲也此說誤矣卽作賢妃誤以蠅聲爲雞聲解亦可何也蠅聲夜中雖間有之今小蠅無聲惟大者有聲然亦不必泥蒼蠅之聲猶云蟲鳴聲耳秋夜有蟲鳴此必夏夜故云蒼蠅或謂賢妃誤聽或謂君誤指皆無不可乃謂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是誤以蚊聲爲蠅聲也蚊則天將明飛而有聲卽下所謂蟲飛薨薨是也自嚴氏爲此說後人拘疑蠅聲在雞鳴後與下月光不一例于是紛紛鑿解朱鬱儀謂月字乃日字

之謀季明德以一章爲疑其已遲二章爲幸其尚蚤呼元子曰賢妃謂君毋謂雞聲爲蚤過此以往不但聞雞聲將有蒼蠅之聲矣因歎詩人本謂誤以蠅聲爲雞聲解詩者又誤以蠅聲爲蚊聲眞堪捧腹埤雅蜹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蜹聚者也因腐而生與蚊實異說文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似未深考

三章會且歸矣君謂朝會者且欲歸而治事矣無庶予子憎謂庶幾無使人憎予與子也是倒字句法以見君天明方起尚留戀于色而爲辭也嚴氏謂吾會朝即歸庶無

為吾子所憎也鄙而稚集傳主賢妃言謂候君不出則將散而歸矣並無理

〔增〕此詩謂賢妃作亦可即謂賢大夫之妻作亦何不可總之警其夫欲令早起故終夜關心乍寐乍覺誤以蠅聲為雞聲以月光為東方明眞情實境寫來活現此亦夏月廿四五六七等夜常有之事惟知者可與道耳庭燎不安於寢問夜何其亦同此意乃解詩者不知領會微旨專在字句紛紛聚辯使人不見詩之妙何耶愚謂此詩

妙處須於句外求之如以辭而已非惟索解爲難且將怪作者矛盾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多以兮字見姿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本韻兮下同賦也○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本韻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本韻兮

序謂刺哀公無據按田獵亦男子所有事幽風之于貉爲裘秦風之奉時辰牡安在

其爲荒哉且此無君公守乃民庶耳則尤不當刺第詩之贈答處若有矜誇之意以爲見齊俗之尚功利則可若必曰不自知其非曰其俗不美無乃矮人觀場之見乎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于著乎而實、充耳以素乎而實、尚之以瓊華虛、本韻乎而賦也下同○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本韻乎而○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本韻乎而

序謂刺時不親迎按此本言親迎必欲反

之為刺何君若是則凡美者皆可為刺矣又可異者呂氏祖其刺不親迎之說以為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安見此著與庭堂為壻家而非女家乎鄭風丰篇亦有俟我乎堂句解者皆以為女家又何居況卽謂女至壻家安知其前壻不至女家耶

此女子于歸見壻親迎之詩今不可知其為何人觀充耳以瓊玉則亦貴人矣瓊亦玉貴者用之華瑩英取協韻以贊其玉之色澤也毛傳分瓊華瓊瑩瓊英為三種物

已自可笑而又以瓊華爲石瓊瑩瓊英爲石似玉又以分君卿大夫士尤謬集傳本之旨以三者爲石似玉亦不可解

著庭堂三地素靑黃紞之三色瓊惟一玉而以華瑩英贊之虛實位置如此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本韻兮興也下同○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本韻兮

小序謂刺哀孔氏謂刺哀公僞傳說謂刺

莊公何无乎謂刺襄公說詩者果可以聾聵聽見如是乎

此刺淫之詩以日月為興作兩章韻頭耳執泥日月求解皆非是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本韻）顛之倒之自公召（本韻）之（賦也）○東方未晞顛倒裳衣（本韻）倒之顛之自公令（本韻）之（賦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本韻比也）○

小序謂刺無節然古人雞鳴而起雞鳴時

正東方未明可以起矣並不爲蚤何言無節乎此泥後世晏起而妄論古可笑也末

章難詳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本韻止也此而賦下同○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本韻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本韻既曰告止曷又鞠本韻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本譌止

詩中曰魯道曰齊子明是齊襄公文姜之事又四章皆有既曰及曷又字其爲刺辭亦甚顯然

小序謂刺齊襄公只似籠統語集傳謂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未免割裂辭意不貫季明德謂通篇刺文姜然則雄狐之説爲何何元子謂惟首章首二句刺齊襄首章懷字刺文姜二章從字刺魯桓下二章又追原其夫婦成昏之始尤鑿惟嚴

氏謂通篇刺魯桓似得之蓋謂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也其曰雄狐綏綏然求匹喻魯桓求昏于齊也又曰齊人不敢斥言其君之惡而歸咎于魯之辭也辭雖歸咎于魯所以刺襄公者深矣如此則辭旨歸一而意亦周匝

二章五伍通參伍之伍葛屨相伍必兩冠緌必雙下句不用伍字卽承上意而以止字足之

南山四章章六句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本韻○比而賦也○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本韻○比而賦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本韻兮非比然未詳

此詩未詳小序謂刺襄公無据大序謂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云云集傳且謂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云云大抵皆影響之論而集傳說理于詩尤遠又以末章爲比按末章明是賦必無此比體惟知者可與道耳何元子謂刺魯

莊公以末章云婉兮孌兮猗嗟亦云猗嗟孌兮清揚婉兮也按詩多同句而上二章之辭則全不合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通韻○賦○盧重環其人美且鬈本韻○盧重鋂其人美且偲本韻

序謂刺襄公何元子曰公羊傳載莊四年公與齊侯狩于禚左傳載莊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因遂爲無

卽所載跳跳兒爲襄公好田之證

揄俞卽環鋂之聲鬈說文髮好也偲集傳

曰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偲思古通

用按以上鬈字例之則此說是

盧令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本韻

○比而賦○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

其從如雨本韻○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

止其從如水本韻

此指文姜詩歸指于歸從指從嫁自順集

傳以文姜如齊多在莊公之世故以爲刺莊公非也因以歸爲歸寧旣牽强而不能防閑其母之罪孰若不能防閑其妻之罪爲尤重耶

一章二章魴鰥魴鱮總連魴字蓋魴爲魚之絕美陳風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是也鰥與鱮取換韻脚耳不必泥○三章唯唯毛傳謂出入不制雖非唯字正義然于詩旨則合姑從之鄭氏謂行相隨順之貌若是則爲魴下從者矣詩意本取敝笱不能制魚況

魯極不能制妻乃況從者何耶不可從
魚陰類故比文姜雲雨水亦皆陰氣故比
從者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本韻
○賦也○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
子豈弟本韻○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
齊子翱翔本韻○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
蕩齊子遊敖本韻

小序謂刺齊襄因以前二章上二句指襄

公集傳皆以爲指文姜意亦貫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本韻)兮(下同)賦也○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本韻)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本韻)兮

小序謂刺莊公是

何元子曰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此詩疑即狩禚事蓋公朝齊而因以狩

也古者諸侯相朝與有賓射故所言者皆賓射之禮又詩曰展我甥兮自是莊公初至齊而人驟見之之語此說似有理

一章巧趨蹌兮何元子曰蓋升階降階就位復位之時○二章何元子曰儀賓射之儀既成言終事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發必中時故不出正也○三章何元子曰貫貫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始釋算鄉射禮云不貫不釋是也反者反其矢于受矢之處卽楅是也

大序曰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焉盖本公穀二傳爲說春秋子同生穀梁曰疑故志之公羊曰夫人譖于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按此事曖昧序據以說詩謬鄭氏于展我甥兮之下云展誠也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又本序說然詩人未必果有此意也後之解詩者不信序說則不用可也集傳既用序說又爲之辨誣尤可笑

集傳于美目揚兮釋曰揚目之動也于清

揚婉兮又曰揚揚眉之美也何居

三章皆言射極有條理而敘法錯綜入妙

猗嗟三章章六句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本韻要之襋之好人服之本韻興也○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本韻賦也

此詩刺褊已見本文大序因糾糾葛屨二句併爲刺儉嗇非也儉爲美德與其奢也寧儉夫子不云乎序之以爲儉嗇者誤泥

首章首二句以爲賦也不知此此是興詩人取興多有難詳者不必執泥强求集傳旣以爲興是已乃亦依序謂刺儉嗇何耶毛傳以女爲嫁未三月之女武斷殊甚集傳亦謬從之

此詩疑其時夫人之妾媵所作以刺夫人者

一章糾糾毛傳曰猶繚繚也集傳曰繚戾寒涼之意以傳繚字作繚戾寒涼合下履霜意杜撰而稚詩取興謂雖糾糾之葛屨亦

可以履霜則摻摻之女手亦可以縫裳矣
于是要之襋之使好人服之好人猶美人
指夫人也以見其服事之勤如此○二章于
是承好人而言見其提提然安諦也其儀
容宛然左辟而退讓也其服飾佩其象揥
也維是其心褊急是以為刺耳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
度殊異乎公路本韻○興也下同○彼汾一方言采
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本韻○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本韻

小序謂刺儉此蒙上篇之誤而爲說也此篇不惟絕不見刺意且亦無儉意乃謂魏君親采莫與桑與藚以合儉之之說豈不稚甚可笑乎且詩亦無咏人采莫又采桑又采藚者其爲興義甚明彼蓋直以每章上二句爲賦也集傳旣以爲興而亦依序謂刺儉何耶其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也則采莫爲他物矣刺儉之意

于何而見又曰儉嗇褊急之態亦連上篇褊急以入此此篇尤可笑又毛鄭諸解以美無度為美辭以殊異乎公路為刺辭方美而忽刺亦無此理

此詩人贊其公族大夫之詩托言采物而見其人以起興也當時公族之人多習為驕貴不循禮法故言此子美不可量殊異乎公路之輩猶言超出流輩也正意在末章公族二字公路公行亦公族官名取換韻耳左傳晉有公族公行之官不必据以

解此安知魏之制度同于晉乎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韻本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本韻與也下○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韻本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小序謂刺時大序謂國小而無德教集傳

彖之大抵皆依葉上三篇爲說也

此賢者憂時之詩

園有桃二句毛傳集傳皆以爲興是已然毛傳謂園有桃其實之殽國有民得其力非是集傳謂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之憂則我歌且謠矣亦無意義此蓋謂桃棘果實之賤者園有之猶可以爲食與國之無人也故直接以心之憂矣云云詩之興體不一在乎善會之而已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本韻兮父曰嗟予子句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本韻也下同○賦○陟彼屺兮瞻望母本韻兮母曰嗟予季句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本韻○陟彼岡兮瞻望兄本韻兮兄曰嗟予弟句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本韻

小序謂孝子行役思念父母是

爾雅有草木岵無草木峐屺同毛傳反之非

父曰以下皆父于其臨行教戒之辭無止謂無止于彼而不來也無棄謂無棄我而

不歸也無死死則加激切矣集傳于上二章皆預纏死字無謂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本韻兮賦也下同〇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本韻兮

此類刺淫之詩蓋以桑者爲婦人古稱採桑皆婦人無稱男子者若爲君子思隱則何爲及于婦人耶毛傳解閑閑之義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蓋已知桑者爲女子微見其意矣曹植詩云美女妖且閒

采桑岐路間亦得此此意古西北之地多植
桑與今絕異故指男女之私者必曰桑中
也此描摹桑者閑閑泄泄之態而行將與
之還而往正類其意不然則夫之呼其妻
亦未可知也因歎此詩若雜鄭風中集傳
必以爲淫詩今在魏風遂不之覺于此見
其有耳而無目則其謂鄭風爲淫詩者其
非淫詩可知矣
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此十畝者合
兩宅而言故曰之間泄泄亦閑閑之義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本韻兮與下同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本韻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本韻兮

小序謂刺貪大序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謂刺貪者指不稼以下而言也謂不得進仕者指章首三句而言也刺貪與不得進仕各自爲義兩不相蒙又首三句解詩者不爲賦則爲比今按之以爲賦者毛鄭解集傳從之則以伐檀爲實事夫君子之人豈必從事力作即從事力作如伐檀及稼穡狩獵諸事庸夫類爲之皆自食其力君子爲此何以見其賢既有難通而河水清且漣猗一句竟無著落言君

子不仕伐檀以自給而置于河干可也何爲費河水耶毛傳云若俟河水清且漣此倣左傳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爲說添出若俟字殊非語氣以爲比者解蘇氏謂伐檀宜爲車今河非用車之處仍只君子不得進仕之義與下義不蒙而河水一句雖竭力曲解亦終不合

再四思之此首三句非賦非比乃興也與體不必盡與下所咏合不可固執求之只是咏君子者適見有伐檀爲車用置于河

干而河水正清且漣猗之時卽所見以爲興而下乃咏其事也

此詩美君子之不素餐不稼四句只是借小人以形君子亦借君子以罵小人乃反襯不素餐之義耳末二句始露其旨若以爲刺貪失之矣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詳○注○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本韻○此而賦也下同○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

我肯德逝將去女適比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本韻）○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本韻）

此詩刺重斂苛政特爲明顯

碩鼠三章章八句

## 唐

、戚、可、借、移、詩、掌、艸、于、此、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本韻）○賦也下同○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

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
蹶本韻○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
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
休本韻

小序謂刺晉昭公集傳謂民間終歲勞苦之詩觀詩中良士二字既非君上亦不必盡是細民乃士大夫之詩也

每章入句上四句一意下四句一意上四句言及時行樂下四句又戒無過甚也蘇氏以其前後不類作君臣告語之辭鑿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本韻○與也下同○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本韻○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本韻

小序謂刺晉昭公無據集傳謂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亦謬前篇先言及時爲樂後言無過甚此篇惟言樂而已何謂答之乎

朱之辨序曰宛其死矣之言非臣子所得施于君父者何元子因以爲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辭解詩若此豈有定見者耶季明德謂刺儉不中禮之詩差可通然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若直依詩詞作及時行樂解則類曠達者流未可爲訓且其人無子耶若有之則以子孫爲他人是莊子之委蛻佛家之本空矣故諸家謂刺時君之敗亡者意本近是然無所考烏得鑿然以爲刺某公乎

三章且以永日猶云盡此一日也集傳云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既昧永日之義且人憂則苦日長樂則嫌日短嚴氏已譏其反說矣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不韻○比而賦也下同○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不韻○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不韻

大序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嚴氏曰將叛者潘父之徒而已國人拳拳下昭公無叛心也後序言過矣異時潘父弑昭公迎桓叔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皆可以見國人之心矣嚴氏此說得詩之正意集傳誤從序故予謂遡序者莫若集傳也

一章 揚之水水之淺而緩者白石鑿鑿喻隱謀之彰露也予指叛者君子指桓叔嚴氏曰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將爲叛亂

應曲沃者昔矣此微詞以洩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早爲之備也若眞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洩漏其事且自取敗也○三章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若爲國人將叛而作則爲反詩矣可乎哉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本韻椒聊且遠條本韻且也此下同而賦○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舊本皆作實疑誤今正之大且篤本韻椒聊且遠條且

大序謂君子見沃之盛彊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觀詩曰蕃衍曰碩大曰遠似指桓公故無疑也

何元子曰聊舊以爲語助辭似非文理愚按且既爲語助聊不應更爲語助也按爾雅云朹槩梅科者聊槩梅名朹其科者名聊也科說文高木也聊卽朹之高者按此說是則是椒聊且歎其枝之高也遠條且歎其條之遠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倘○恍○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

兮子兮如此良人。本韻何下與同也○綢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本韻何○綢繆束薪三星在戸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本韻何

据子兮之詞是詩人見人成昏而作序謂國亂昏姻不得其時恐亦臆測如今人賀人作花燭詩亦無不可也

三參通毛傳謂參是也王肅謂十月亦是其日在天統言之在隅言其方在戸据人在戸中而言皆一意也一章子兮指女二

章子兮合指三章子兮指男

綢繆三章章六句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本韻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本韻焉興也下同○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本韻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此詩之意似不得于兄弟而終望兄弟比助之辭言我獨行無偶豈無他人可共行乎然終不如我兄弟也使他人而苟如兄

弟也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親比我而人
無兄弟者胡不佽助我乎行之人即上他
人以見他人莫如我兄弟也即常棣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之意嗟行之人以下意貫
至末兩胡不反問之詞猶云行人胡不比
我佽我耳人無兄弟一句是次入成章者
不重亦不必泥　註疏及蘇嚴二氏解此四
句皆不合而集傳尤謬其
曰然豈無他人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
不如我兄弟是以不免于踽踽耳于是嗟
歎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佽
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按上既曰豈無他
人可與同行不如我兄弟下又仍望他人
閔我憐我自為乖反甚可笑且世安有望

行路之人而閔𢗫我者乎若是則乞人耳
又不如我同父明是有兄弟人口氣乃日
此無兄弟者自
傷其孤特並謬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本韻○賦○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
也下同
人維子之好本韻

序謂刺在位之詩毛傳釋居居曰壞惡不
相親比之貌釋究究曰猶居居也爾雅曰
居居究究惡也合二者之言序說或是

羔裘二章章四句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本韻○興也下同○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本韻○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本韻

大序謂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父母之詩今以詩中王事二字而信其說

鴇羽三章章七句

○起○得○元○要○韻○忽、二、句、只、一、意、無、他、韻、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本韻兮也賦下章同○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本韻兮

小序謂美晉武公是美者其詩人美之傳之于世人則以爲刺耳正不相妨朱仲晦不喻其意力詆小序謂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理悖倫未有如此之甚者甚無謂篇中子兮指武公序以爲請命于天子之使意以子屬天子之使也然增出矣集傳以子爲武公自指天子謬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本韻）中心（眞情）好之曷飲食（本韻）之（興也下同）○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本韻）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集傳謂此人好賢而不足以致之是

首二句是興不必作此解

賢者初不望人飲食而好賢之人則惟思以飲食申其殷勤之意緇衣改衣授餐亦然此眞善體人情以爲言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此誰與獨處本韻

也○興○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此誰與

獨息本韻興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

此誰與獨旦本韻也下同○賦○夏之日冬之夜百

歲之後歸于其居本韻○冬之夜夏之日百歲

之後歸于其室本韻

小序謂刺晉獻公是曹氏數獻公二十三

年之間凡十一戰則婦人于夫征役而思

之者多矣

此詩或謂思存或謂悼亡据思存爲是末章百歲之後謂此時不得共處百歲之後擬同歸于九泉之居矢其志之守義無他也云百歲者卽偕老之意若夫已死而自云已百歲之後同歸于居便非語氣

一章一首二句是興或以爲賦或以爲比皆非誰與獨處何元子曰我其誰與乎但獨處而已後章倣此各以二字爲文遞轉而下與易匪寇昏媾句法同○四章言夏冬者取時變之大猶今人言寒暑屢更裘葛屢易

也見其無時不思此此一義也云日夜者見其無刻不思此又一義也以日屬夏以夜屬冬則各以其長者言之此又一義也末章轉換亦以見時之轉換此又一義也詩義之耐人尋繹如此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顛人之為言苟亦無信（通篇以疊詞重句纏綿動甚而姿態亦復搖曳）通韻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本韻 興也下同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本韻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

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本韻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序謂刺晉獻公聽讒是

首二句是興以為比非

首陽山名集傳以首陽為首山之南然則下何以云首陽之東乎

采苓三章章八句